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記議碑

遊黃溪記

興州江運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駁復讐議

箕子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

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頷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儲欣曰。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政如萬壑千巖。應接不暇。

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控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赫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

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䟽導江濤。萬夫呼拊。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唯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民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徐孚遠曰。能知地理。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為工。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
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迺復
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
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

聞馨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峰瓏壺。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

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至於日中。昃而夕。而夜莫不有職分之當。為屢省。乃成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然而學。記有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孔子亦曰。游於藝。何哉。蓋心之神明。匪瑩弗靈。匪虛弗瑩。此靈臺所以歌於詩也。古之人既不廢臺。囿禽魚之觀。以養其目。復有琴瑟鐘鼓之考。以

養其耳凡皆以宣其堙鬱導其和平以淨徹其神明俾通達於政事耳豈從夫嗜欲而弛厥敬執哉古樂淪亡姦聲以慢古之所以養耳者皆所以敗耳故三代而下玩好之具惟聲伎最不可近子產所為煩手淫聲惱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用者也宗元立論謂高明游息之道有裨於政而卒乃戒其玩荒甚得古人之旨矣雖然非所語於至人也至人因物付物任其本分而無毫銖之加則雖由應萬幾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方且無時無處而不得瑩且靈而又奚藉於觀游焉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漢。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為隱而顯矣。即曰。有之君子必以此非祥為祥。而不以彼祥為祥也。如五星凌犯。可

以坐筭而得日。當食不食。司天者失其筭也。熒惑自退。豈係一言。然而君子於災。則不曰非災者。何哉。人曰。災也。則皇自敬德。皇自敬德。奚慮其太過者。易曰。未順命。君子處豐以之。曰。志不舍命。君子處嗇以之。命之豐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侈。然大故曰。未順命。命之嗇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棄其志。故曰。不舍命。是以豐則益。小心以昭事。嗇則以震動而光明。夫如是。安得不遇災。而懼遇祥。而不言也哉。

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廼墜廼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宗元零陵三亭記。謂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事成。夫山水之奇觀。非可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而得之者。也。則古人之能述以文者。不越几研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夫亦藏修息游之最善地矣。宗元善記。故錄之多。以其可為養心之助云爾。夫文之無與於理道。而工且妍者。猶夫山水花木也。若其以玩替政。以荒去理。則母曰文也。而為君子之所許焉。凡集中所錄此類文具。仿此。

西下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九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櫛。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

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儲欣曰。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星。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屨而游。不復問塗。樵牧斯益奇矣。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
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
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
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柟之植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迫遽迴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
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
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
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柟之植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

迂○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
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遷○茲○邱○之○巔○奧○乎○茲○邱○孰○從○我○游○余
無○名○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儲欣曰曠如與如至今猶奉為品題名勝之祖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
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
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
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
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
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

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

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

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韓愈復讐議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蓋謂不為定律而使朝士辨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讐不當讐自有其定更為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孫救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讐殺官吏如此篇所云終身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讐歟自以殺本管官律論不待言也其當讐歟則即用此律科斷亦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藪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大人之象曰箕子也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

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括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訕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儲欣謂末段乃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暇計及今按易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當紂之時孟子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猶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比干死微子微仲膠

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
 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
 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
 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
 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
 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
 門。

從孔子之化行及於夷蠻處立議體裁最善韓愈處州碑
 雖極鋪張盛美然如繪乾坤之容而摹日月之光安得崑
 崙為筆大海為墨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八

河東柳宗元文八

祭文 墓表 墓誌銘 狀 碣 雜文

弔裴叔文

弔屈原文

祭井文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覃季子墓銘

段太尉秀實逸事狀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唐故御史周君碣

乞巧文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八

河東柳宗元文八

弔萇叔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為尤。奸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薈茸

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駕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狐喘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危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甞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

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三綱湮九法斁。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其所由來者微。在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耳。夫敬王周天子也。遭王子朝之亂。出居成周。諸侯戍之。月後煩勞。荑叔乃請城之。此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且無所為是。而又安得有非乃衛。

彪僂適周見單穆公謂萇叔必不得其死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壞亦不可支也周既為天所壞而萇叔猶欲支之當必為戮適晉范吉射中行寅叛責周為之援周乃殺萇叔千載而下惑於彪僂之誕論羣謂萇叔支天之所壞而受天罰焉豈非所為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者乎孔子萬世師也其言必可信也千古是非宜所折衷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而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可知孔子未嘗一日忘周雖叛其大夫之陪臣至賤至鄙而如欲用之即思因之以興周室矣孔子既然可無疑於萇叔之

事矣萇叔身為周之大夫合諸侯城成周以衛蒙塵之天子此豈天之所惡耶蒼蒼者豈猶有我見存焉而惡人支其所欲壞也乃當時議之後世疑之亦可為三綱淪而九法斁已宗元之謫因欲收宦官兵柄以崇唐室而為一時之所詬訾故興慨於萇叔之死而為文弔之殆自弔也

後先生蓋千祀兮

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

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

羔衷牝雞伊嘍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

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

藉穢兮榮若繡黼棖折火烈兮僂僂笑舞讒巧之嘒嘒兮

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

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

御選唐文序

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矐

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竿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賈誼曰。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固將制乎螻螳蓋深歎屈原之
不去楚卒以自戕如云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之謂也至
柳宗元乃曰委故都以從利兮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
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然後貴戚之卿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之義乃著及朱子益闡其幽光而謂九歌等皆托神
以為君言為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
未嘗怨懟而屈子之微言大義燦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
夫光矣

祭井文

致祭於水土之神惟神蓄是元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
齊乳潼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茲
久闕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於彼城陰神
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遞石今則順
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元冥成
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脩報禮式薦蘋藻

按朱子云柳子厚文有所做者極精如自解諸書並是做
子長報任安書今觀此文亦絕似兩漢人語也

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鬼膠。轄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

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漢唐經師之所蔽情狀。備於此文。質之著作名在。經籍志而今能述之者。少矣。司馬遷不云乎。後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曷能施於後世蓋謂青雲所在其下有賢聖也今質為常執誼王叔文所臂使亦異乎附青雲者矣其說曷能久而不廢哉

唐書本傳陸質字伯冲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歷信台二州刺史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萼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萼萼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竒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

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
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缺
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不
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
已與夫拳拳恐悻蒙諂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
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銘勒金石質之乾坤夫安可以不直若如白居易所云銘
功皆太公頌德悉仲尼則繆戾曷極例其浮詞將並揜其

實善非所以為其人榮也沿而習之千百人皆浮詞則一
二人實善亦復並揜則文之為用或幾於息也韓愈以碑
板擅當時而劉義尚攫其金曰此諛墓所得不如與劉生
為壽他可知矣如宗元此文庶幾古之遺直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謂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

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蓊蓊。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宇宙古今。忠孝大節。乃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理。貫乎太虛。參萬歲而成一純。若夫行事之顛末。則俯仰之間。迹已陳矣。漸陳漸湮。漸湮漸滅。良可悲夫。其能使萬里千歲。几席之內。濯濯如生。永永不渝。馨歎宛然。丹赤如告。人人見之。而天性感動。至情奮發。欣快起舞。悲憤流涕。忽不自知。

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

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

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

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謏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

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釐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張英曰。叙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強禦。不侮鰥寡者。歟。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闔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草面柔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踰嵩岱及公當

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
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
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
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
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
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
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
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
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

為司諫議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
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篲基仁德充而形乃作
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
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
作則動言是倣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麤厲貪凌待公順之
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榘楚廢弛尊嚴
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
懲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

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闈。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陽城獨行君子。絕似東漢人。宗元作遺愛碣。亦力倣東漢。

金石文字

陽城獨行君子絕似東漢人宗元作遺愛碣亦力倣東漢

唐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虜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
銘曰。士以爲世。公以爲國。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元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安危之機定於此矣。子諒志存忠愛奮不顧身慷慨陳詞受杖而死可謂能得死所者也。論者或謂徒死無益不若從容以觀其變不知子諒之為此亦何忍逆料其君之必不聽而姑為一死以成名哉。蓋明皇初政非甚昏暗苟倖邀宗社之福因諍臣一言大悔於厥心則轉敗為功固忠臣義士所禱祀而求者矣。不謂奸邪之錮蔽已深彼蒼之降禍已亟事之不成命也。然子諒之死實不為無益大凡權奸之亂政其初未嘗不畏公議故必於臺諫之地廣布私人而後可以得志。即觀林甫立仗馬之言固欲以威力脅服廷臣而其中亦有不自安之意焉。然則子諒此舉雖無救於敗亦足以伸志士之氣而褫佞臣之魄矣。勒石青史題曰貞臣百世而下猶可想其風節洵豪杰之士哉。

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

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扑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

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竒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噀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睂曠額感。喙唾曾毆。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睂睫增妍。突梯卷鬢。為世所賢。公

侯卿士。五步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裊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誰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草。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

楊烈婦傳

劉煊賦

對抄書下

對抄書中

對抄書上

幽射頌

頌 蘇普

隴西李翱文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九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九

隴西李翱文一

幽懷賦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

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

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

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

之織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

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
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
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
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
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
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
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
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

憂之所宜

歐陽修曰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
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
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俠
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
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
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廼翱一時人
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

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
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
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
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
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
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
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
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
得憂可歎也夫

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
得憂可歎也夫

傾下復性書上而歛天賦不昧之陽姑聖人昏人之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
 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
 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
 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
 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
 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
 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

傾下復性書上而歛天賦不昧之陽姑聖人昏人之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
 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
 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
 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
 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
 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
 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

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

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

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鯀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

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倕存焉。與之言之。陸倕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

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公無復性書中
公無復性書中
公無復性書中
公無復性書中
公無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

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

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

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

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鯀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

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

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

聖祖御評
易厲其詞可以
警

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

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世病李翱復性書雜於佛氏之言朱子門人所記平生議論黃義剛則曰李翱有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邵浩則曰李翱只是從佛中來滕璘則曰李翱滅情之論乃釋

老之言今去朱子千年所傳聞異辭者不可得而折衷也雖然堯舜與人同耳人在則性在性在則李翱所言之是非如取左手以例右手不必復問之人而後知之已李翱之言謂之語焉而不詳可矣謂之擇焉而不精烏乎可人病其言情邪也妄也謂與孟子戾然而與孟子不戾也孟子因人之疑性善惡而舉情之善者以言李翱則因人之日失其性而趨於惡故專舉其不善者以言耳性陽也無不善也情陰也率性則善離性則不善四方東南西獸皆一唯北方則龜蛇二故曰北方有兩陰有兩此非人所為

也天也情之有善有不善亦天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未嘗曰情無不善也且情之有不
善奚待質疑問難而後知之哉李翱舉情不善為言之頃
未暇舉及於情之善耳雖然李翱亦未嘗終不之舉也上
篇曰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
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此與程子所云性其情情其性者
非一家言哉程子言之則人尊之李翱言之則人忽之然
則亦未嘗知程子之言也知程子則知李翱矣唯中篇所
論格物則循舊解而失其義夫理憑於無事履其有其有

者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唯以無思無慮之心物來而
應之縱在此未嘗有私欲之累而舉而措諸天下國家一
絲毫之差將致千里之謬況所差者未必果祇一絲毫也
以此為不思而得其烏乎可夫格物之說不明則性終不
可得而盡盡性云者豈曰我有性而我盡之哉苟非盡人
性盡物性以至盡天地之性則已之性終未盡也是故孔
子無我今執此無思無慮之心以為極則而不知下學以
盡萬物之變則此無思無慮者即成一無思無慮之我耳
我尚未除又何以盡人物之性以及於天地是所謂語焉

而不詳者也不寧惟是又復自相矛盾其上篇言情專舉情之不善為言乃偏言之耳偏言之者辭各有當無非也其中篇已明言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矣乃又曰情者邪也妄也者此則自相矛盾而無怪乎後世之疑惑者也雖然自孟子之後至於唐唯韓愈其言立而云性有三品則已擇焉不精矣豈若翱之所言上承孟子下開程朱哉學者往往飲水而譏源何耶

陸欽州述

吳郡陸儻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

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頓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

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兩者苗之膏賢者國之寶二者相須為用相得益彰也易云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君子在位道濟天下仁施惠洽猶植物之蒙澤而羣慶有秋也若俊民用微雖有盤庚周宣之

主而不得賢才以為佐則在屯九五之屯其膏矣若吳人陸欽州者舉而不能蚤用而不能顯懷才莫試寧非人主與宰相之過歟乃李翱一舉而歸諸天實為之之適然立言有體哉且理固如是其高出於柳州天說者萬萬也翱可為知天矣雖然用舍者時也顯晦者遇也士誠抱道自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況乎道之所在匹夫為善一鄉化之一國化之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二人者豈必居

高位而顯當世哉道在故也故道得則山林有卿相之稱道失則維鷄有在梁之誚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

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噀囚章女悲號。思言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彦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予言之。余既悲而嘉。

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

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

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邪。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

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趨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

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列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李翱與皇甫湜書云：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羣黨之所為是者。

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翱之自言如此，今讀之，真能使頑廉懦立，薄敦鄙寬，令人不知涕之無從者，翱誠非無實而夸者也。翱云天，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子，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為君者讀翱斯文，寧不欲如翱者之為

